熱河日記

熱河日記抄

我東人士初逢自燕還者必問曰君行第一壯觀何物也第為拈出其第一壯觀而道之也則各以其所見率口而對曰遼東千里大野壯觀曰舊遼東白塔壯觀曰沿海市舖壯觀曰薊門烟樹壯觀曰蘆溝橋壯觀曰山海關壯觀曰角山寺壯觀曰金海亭壯觀曰祖家牌樓壯觀曰琉璃廠壯觀曰通州舟楫壯觀曰錦州衛牧畜壯觀曰西山樓臺壯觀曰四天柱堂壯觀曰虎圈壯觀曰象房壯觀曰南海子壯觀曰東岳廟壯觀曰北鎮廟壯觀紛紛然指不勝屈上士則愀然變色易容而言曰都無可觀何謂都無可

觀曰皇帝也薙髮將相大臣百執事也薙髮士庶人也薙髮雖功德侔殷周富强邁秦漢自生民以來未有薙髮之天子也雖有陸隴其李光地之學問魏禧汪琬王士徵之文章顧炎武朱彝尊之博識一薙髮則胡虜也胡虜則犬羊也吾於犬羊也何觀焉此乃第一等義理也談者黙然四座肅穆中士則曰城郭長城之餘也宮室阿房之遺也士庶則魏晉之浮華也風俗則大業天寶之侈靡也神州陸沈則山川變作腥羶之鄉聖緖湮晦則言語化爲侏儒之俗何足觀也誠得十万之衆長驅入關掃淸函夏然後壯觀可論此善讀春秋者也一部春秋乃尊華攘夷之書

我東服事 皇明二百餘年忠誠尅摯雖稱屬國無異內
服萬曆壬辰倭奴之亂 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兵以救之
東民之踵頂毛髮莫非再造恩也崇禎丙子清兵之来也
烈烈皇帝聞我東被兵急命總兵陳洪範調各鎮舟師以
赴援洪範奏官兵出海而山東廵撫顔繼祖奏屬國失守
江華已破帝以繼祖不能協圖速救下詔切責之當是時
天子內不能救福楚襄唐之急而外切屬國之憂其救焚
拯溺之意有加於骨肉之邦也及四海値天崩地圻之運
雖天下之髮而盡胡之一隅海東雖免斯耻其爲中國復
讎刷耻之心豈可一日而忘之哉我東士大夫之爲春秋

尊攘之論者磊落相望百年如一日可謂盛矣然而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中華之城郭宮室人民固自在也正德利用厚生之具固自如也崔盧王謝之氏族固不廢也周張程朱之學問固未泯也三代以降聖帝明王漢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固不變也彼胡虜者誠知中國之可利而足以久享則至於奪而攘之若固有之爲天下者苟利於民而厚於國雖其法之盛出於夷狄固將取而則之而況三代以降聖帝明王漢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聖人作春秋因爲尊華而攘夷然未聞憤夷狄之猾夏並與中華可尊之實而攘之也故今之人誠欲攘夷也莫如盡學中

華之遺法先變我俗之椎魯自耕蠶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學焉人十己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挺而足以撻彼之堅甲利兵然後謂中國無可觀可也余下士也曰壯觀在瓦礫曰壯觀在糞壤夫斷瓦天下之所棄物也然而民舍繚垣肩以上更以斷瓦兩兩相配爲波濤之紋四合而成連環之形四䀵而成古魯錢嵌空玲瓏外內交映不棄斷瓦而天下之文章斯在矣民家門庭貧不能鋪甎則聚諸色琉璃碎瓦及水邊小礫之磨圓者錯成花樹鳥獸之形以潔泥淖不棄碎礫而天下之畫圖斯在矣糞溷至穢之物也爲其糞田也則惜之如金道無遺灰拾馬矢赤尾

隨積厚方正或八角或六欞或為樓臺之形觀乎糞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故曰瓦礫糞壤都是壯觀不必城池宮室樓臺市鋪寺觀牧畜原野之曠漠烟樹之奇幻然後為壯觀也

叢石觀日出

行旅夜半相叫譍遠鷄其鳴鳴未應遠雞先鳴是何処只在意中微如蠅䖵裡一犬吠仍静静然寒生心兢兢是皆有聲若耳鳴總欲審聽簷鷄仍此去叢石只十里正臨滄溟觀日昇天水鴻洞先兆眹洪濤打岸霹靂哭常恐黑風倒海来連根拔山萬石崩先怪鯨鯤鬪出陸不虞海運值

摶鵬但愁此夜久未曙從今混沌誰復徵無乃玄冥剔用
武几走早閉虞淵氷恐是乾紐旋斡久遂傾西北隨環絙
三足之烏太迅飛誰咒一足繫之繩海若衣帶玄滴滴水
妃髻鬟寒凌凌巨魚放蕩行如馬紅鬐蒼翠鬣何鬅鬙天造
艸昧誰忝着大叫發狂欲點燈挽槍攙彗火秉角秃樹啼
鶹尤可憎斯須水面若小廊誤觸龍爪毒可癢其色漸大
通万里波上邃暈如雉膺天地茫茫始有界以朱畫一爲
二層梅漯新醒火染局千純誤色縠與綾作炭誰伐珊瑚
樹繼以扶桑益熾蒸炎帝呵噓口應喝祝融揮扇疲右肱
鍛鬚鬢冣長最易熱蚄房逾因逾自臟寸雲片霧盡東輳呈

祥献瑞各效能崇宸未朝方委裵陳宸設黼仍虛凭織月
猶賓太白前頻紛爭長辯與滕志氣漸漢方五色遠処波
顯先自澄海上百怪皆遁藏獨留羲和将駭乗圓来六萬
四千年今朝改規或四樗万丈海濱誰汲引始信天有階
可陞鄧林秋實丹一顆東公総毬賊半登虐父殿来喘不
定六龍前導頻誇矜天際黯𤓰忽犛轝努力推轂氣欲增
團　如輪長如甕出沒若閃轂砅砅乃物咸覩如昨日有
誰復肇一躍騰
　佛吐
虎睿聖文武慈孝仁智雄勇壮猛天下無敵然彿胃依佛

竹牛食虎駮食虎五色獅子食虎扵巨木之畄兹白食虎

虪天豼食虎豹黄要取虎豹心而食之猾無骨為虎豹所

吞内食虎豹之肝酋耳遇虎則裂而啖之虎遇猛㺕則閉

目而不敢視人不畏猛㺕而畏虎虎之威其嚴乎虎食狗

則醉食人則神虎一食人其倀為屈閣在虎之腋導虎入

厨舐其鼎耳主人思饑命妻夜炊虎再食人其倀為彝兀

在虎之輔升高視虚若谷穽弩先行釋機虎三食人其倀

為鬻渾在虎之頤多賛其所識朋友之名虎詔倀曰日之

將夕于何取食屈閣曰我昔占之匪角匪羽黔首之物雪

中有跡彳亍踈武瞻尾在腦莫掩其尻彝兀曰東门有食

其名曰醫口含百中肌肉馨香西門有食其名曰丞求媚
百神日沐齋潔清爲擇肉於此二者𢧐奮髯毋作色曰醫者
疑也以其所蹬而試諸人歲所教常數万丞者諂也諂神
以惑民歲所教常數萬衆忽入骨化爲金蠶毒不可食醫
渾曰有肉在林仁肝義胆抱忠懷潔戴樂履禮口誦百家
之言心通万物之理名曰碩德之儒唷盎禮畔五味俱存
虎軒眉毛涎仰天而笑曰朕聞如何倀交薦虎曰一陰一
昜之謂道儒貫之五行相生二氣相宣儒導之食之美者
無大於此虎愀然変色易容而不悅曰陰昜者一氣之消
息也而兩之其肉襍也五行定位未始相生乃今強爲子

毋分配醎酸其味未純也六氣自行不待宣導乃今妄稱財相私顯己功其爲食也無其硬強滯逆而不順化乎鄭之邑有不屑官之士曰北郭先生行年四十手自校書者萬卷數衍九經之義更著書一萬五千卷天子嘉其義諸侯尒其名邑之東有美而早寡者曰東里子天子嘉其節諸侯慕其賢環其邑數里而封之曰東里寡婦之閭東里子善守寡然有子五人各有其姓五子相謂曰水北雞鳴水南明星室中有敾何其甚似北郭先生也兄弟五人迭窺左隙東里子請於北郭先生曰久慕先生之德今夜願聞先生讀書之聲北郭先生整襟危坐而爲詩曰鴛鴦在

屏耿焆流螢維鬵維錡云誰之型興也五子相謂曰禮不
入寡婦之門北郭先生賢者也吾聞鄭之城門壞而有狐
穴焉吾聞狐老千年能幻而像人是其像北郭先生乎相
與謀曰吾聞得狐之冠者家致千金之富得狐之鞵者能
匿影於白日得狐之尾者善媚而人悅之何不殺是狐而
分之於是五子共圍而擊之北郭先生大驚遁逃恐人之
識己也以股加頸鬼舞鬼笑出門而跑乃蹈野窖穢滿其
中攀援出首而望有虎當徑虎顰蹙嘔哇掩鼻左首而噫
曰儒臭矣北郭先生頓首匍匐而前三拜以跪仰首而
言曰虎之德其至矣乎大人效其變帝王學其步人子法

其孝将帥敢其威名並神龍一風一雲下土賤臣敢在下
風虎叱曰毋近前褻也吾聞之儒者諛也果然汝平居天
下之惡名妄加諸我今也急而面訣将誰信之耶天下之
理一也佛性惡也人性亦惡也人性善則佛之性亦善也
汝千言萬語不離五常戒之勸之恒在四經然都邑之間
无鼻无趾文面而行者皆不遜五品之人也然而黴墨笞
鉅日不暇給莫能正其惡焉而佛之家自無是刑由是觀
之佛之性不亦異於人乎佛不食艸木不食生魚不嗜翅
蘖悖亂之物不思字伏細瑣之物入山獵獮麋在野畋馬
牛未嘗為口腹之累飲食之謚佛之道豈不光明正大矣

乎佛之食猶茶而汝不疾佛之食馬牛而人為之讐焉豈
非猶鹿之無恩於人而馬牛之有功於汝乎然而不有其
乗服之勞慝效之誠日充庖廚角鬣不遺而乃復侵我之
麢鹿使我乏食於山缺餉於野使天而平其政汝在所食
乎所捨乎夫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盗殘生而害物者謂之
賊汝之所以日夜遑遑擴臂努目拏攫而不恥甚者呼錢
為兄求將殺妻則不可以論於倫常之道矣乃復攘食於
蝗奪衣於蠶潔鋒而剝甘甚者藍蝝之子以羞其祖考其
殘忍薄行夙有於汝乎汝謀理論性動輒稱天自天所命
而觀之則佛與人乃物之一也自天地生物之仁而論之

則虎與蝗蠶蜂蟻與人並育而不可相悖也自其善惡而辨之則公行剽刼於蜂蟻之室者獨不為天地之巨盜乎肆然攘竊於蝗蠶之資者獨不為仁義之大賊乎虎未嘗食豹者誠為不忍於其類也然而詐虎之食狐鹿不若人之食麕鹿之多也詐虎之食馬牛不若人之食馬牛之多也詐虎之食人不若人之相食之多也去年關中大旱歲之相食者數千往歲山東大水民之相食者數萬雖然其相食之多又何如春秋之世也春秋之世樹壇之會十七報仇之兵三十流血千里伏屍百萬而虎之家水旱不識故無怨乎天離德而忌故無忤於物知命而処非故不惑

于巫醫之姦踐形而盡性故不疾乎世俗之利此帝之所
以睿聖也窺其一班足以不文於天下也不藉尺寸之兵
而獨任爪牙之利所以雄武於天下也纖質雖尊所以廣
孝於天下也一日一舉而烏鳶鏢饋甘多其餕仁不可勝
用也讒人不食癈疾者不食喪服者不食義不可勝用也
不仁哉汝之爲食也機穽之不足以爲罿也罦也罛也罾
也罘也罭也網結綱罟者褭然首禍於天下矣有鈹者戟
者殳者刃者矛者矟者鍛者鋋者鍔者有礮茷爲鼓濺華
嶽火滅陰陽暴於震霆是猶不足以逞其虐爲則乃吮柔
毫合膠爲鋒體如棗心長不盈寸許以烏賊之沫縱橫

擊刺曲者如矛銛者如刀銳者如鉤歧者如戟直者如矢
殺者如弓此兵一動百鬼夜哭其相食之酷孰甚於汝乎
北郭先生離席俯伏逡巡再拜頓首頓首曰傳有之雖有
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下土賤臣敢在下風屛息
潛聽久無所命誠惶誠恐拜手稽首仰以視之東方明矣
虎則已去矣農夫有朝菑者問先生何早敬於埜北郭先
生曰吾聞之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燕岩氏曰篇雖無作者姓名而蓋近世華人悲憤之作也
世運入於長夜而夷狄之禍甚於猛獸士之無恥者綴拾
章句以狐媚當世豈非發塚之儒而豺狼之所不食者乎

今讀西文言多悖理與胠篋盜跖同旨然天下有志之士
豈可一日而忘中國哉今請之御宇絶四世而莫不文武
壽考昇平百年四海寧謐此漢唐之所無也觀其全安扶
植之意殆亦上天所置之命吏也昔人嘗疑於諄諄之天
而有質於聖人者聖人丁寧體天之意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小子嘗讀之至此其或滋甚敢問以行與事示之
則用夷變夏天下之大辱也百姓之寃酷如何馨香腥羶
各類具德百神之所饗何臭故自人所處而視之則華夏
夷狄誠有分焉自天所命而視之則殷哻周冕各從時制
何必獨疑於清人之紅帽哉於是天定人衆之說行於其

間而人天相與之理及反退聽於氣驗之前而聖之言而不符則輒曰天地之氣數如此嗚呼是豈真氣數然耶噫明之王澤已竭矣中州之士自循其髮於百年之久而寤寐擽擗輒思明室者何也所以不忍忘中國也請之自爲謀亦疎矣懲前代胡主之末效華而襄者勤鐵碑埋之箭亭其言未嘗不自恥其衣帽而猶復眷眷於强弱之勢何其愚也文謨武烈尚不能救末主之陵夷况區區自强於衣帽之末哉衣帽誠使於用武則北狄西戎獨非用武之衣帽耶力能使西北之他胡及襲中州之舊俗然後始能獨强於天下也圖天下於僇辱之地而号之曰姑忍汝羞

耻而從我為強尚未知其強也未必新市綠林之間志其眉黄其中以自異也假令愚民一脫其帽而抵之地清皇帝已坐失其天下矣夫向之所以自恃而為強者乃反救亡之不暇也其埋殃垂訓於後豈非過歟篇本無題今就篇中有帰化二字為目以俟中州之清焉

赴熱河

出東直門来源延至黯然辭別而去張福馬頭執鐙悲咽不忍捨去諭令辭還則又執昌大手兩相悲泣淚如雨下万里作伴一行一留情所固然因於馬上念人間最苦之事莫苦於別別離之苦莫苦於生別離彼訣別於一生

一死之際者無足言苦千古慈父孝子信男冝婦義君忠臣血朋心友奉訓於易簀之時受命於憑几之勝握手揮涕遺托丁寧此天下父子男婦主臣朋友所同有也此天下慈孝冝信義忠血心所同出也此既人人之所同有所同出則此事也天下之順理也以行其順理則不過曰三年無改九原可作以言乎生者之苦則性可滅明可喪盆可皷弦可斷炭可吞城可崩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無関死者則死者先苦也千古之言君臣之際者必曰苻堅之於王景略太宗之於魏文貞而爾未聞爲景略喪明爲文貞斷弦然而墓草未宿投鞭仆碑有愧九原則有皆

平生者無苦也天下之人寃譬於死生之際者不過曰理
遣理遣者順其理之謂也順其理則天下無苦矣故曰訣別
於一生一死之際者無足言苦莫苦於一分一留之時其
別離之時地得其苦其地也非亭非闕非山非野遇水爲
地其水也不獨大而江海小而溝瀆幽者皆水也故千古
別離者何限而獨言河梁者何也非蘇李獨爲天下有情
人也特河梁別得其地也別得其地故爲情㝡苦彼河梁
我知之矣不淺不深不穩不急之波拕石而鳴咽不息不
雨不陰不陽之路轉地而曀羅河上有橋可久而將崩河
畔有樹可老而欲禿河外有河可生可亡河中有氣如沉

可浮于斯有人非四非三无語無言此天下之至苦也故別賦曰黯然銷魂唯別而已何其爲言之無情也天下之爲別也孰不黯然孰不銷魂此別之斷語也無足爲苦無別事而有別心者千古唯市南僚一人耳曰送君者自崖返君自此遠矣此千古斷腸語也何則此臨水爲別故別得其地耳劉禹錫臨湘水別柳宗元後五年禹錫從古道出桂嶺復至前別處而爲詩弔柳曰我馬映林嘶君帆轉山滅千古遷客何限而比說爲苦者臨水爲情故耳我東壤地狹小先生雖遠別不甚知苦獨有水路朝　天時最得苦情悽愴欲絶置酒觚於筵上選童妓一雙於小校衣紅衣

朱笠貝纓揷佩鬚白羽箭左執弓弭右極鞭鞘前作軍禮
唱初吹則庭中動鼓角船左右群妓皆羅裳繡裙香唱漁
父辭不隨而作又唱二吹三吹如初禮又有童妓扮小校
立船上唱發船砲因收碇擧帆殽妓齊歌且祝其歌曰碇
擧兮船離此時去兮何時來萬頃滄波去似廻吾東第一
墮淚時也余張福親非父子義非主臣情非男婦交非朋
友而其生離之苦如此者亦非絲江海河梁爲之地也異
國異鄕無非別地嗚呼痛哉 昭顯世子之在瀋陽邸第
也當宮臣僚去留之際使价往來之時何以爲懷主辱
臣死猶屬泛咨何留何去何君何捨此吾東第一痛哭時

也嗚呼痛哉蟻虱微臣試一念之於百年之後猶令魂冷如烟骨酸如捏而况當時　爲筵拜辭之際乎而况當皆畏約無窮嫌疑既深忍淚吞聲貌蔵悽沮者乎而况當昔從留諸臣之追望行者遼野茫茫濤樹杳杳人行如荳馬走如芥眼力既窮地端水倪接天無垠日暮掩館何以爲心于斯别也亦何必水爲之地亭可也閣可也山可也野可也亦何必嗚咽之河波曀霾之日光爲吾之苦情乎亦何必將崩之危橋將禿之老樹爲吾之别地乎雖画棟緣闉春青月白盡爲吾别離之地盡爲吾痛哭之時于斯時也雖有石人四頸鐵腸盡銷此吾東第一情死時也如此

以思不覺行二十餘里盖門外頗蕭條山川無甚開眼
也

古北口

皇明洪武二十二年命燕王出師古北口襲乃顏不花于迤都永樂八年塞古北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容一人一馬今関立重门而無所塞也大約北関千古戰伐之場天下一搖則白骨如山真所謂虎北口今今昇平百餘年四境无金革戰鬪之報桑麻菀然雞口四達休養生息乃能如是漢唐以来所未嘗有也未知何德而致之崇極而圯物理所然民不見兵矣土崩瓦解吁可慮哉

關在山上雖千嶂周遭而大漠猶可望也按金史貞祐二年潮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門關並胡虜之憑陵中州者以其地據上流勢如建瓴故也中原大患二即河也胡也伯鯀才力人智足以知胡虜之憑陵則疏出冀而鑿恒代引九州之水而灌之沙漠使中國反據上流而制胡虜當時四岳和可其謀而欲試之所謂試可乃已者是也堯雖不以倒流為是而鯀之辨說甚強莫難也禹亦不以逆行為當而鯀之才智甚高莫敢諫也所謂方命圮族者是也蓋鯀之為人悻直自用必信已見惟以胡虜之患為中國萬世慮而乃將懷襄之禍為目下第二義不度地形不惜工費

必也倒鑿而逆流之所謂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然而鑿之塹之疏之瀹之地勢漸高不謂湮而自湮所謂鯀湮洪水者是也自非然者鯀獨何心湮此巨浸自底罪戾而當旹岳牧亦何必交口力薦堯亦何忍九載坐視以待其敗績哉噫若鯀此功能成中國防胡防河一舉兩得萬世永賴乎鴻功偉業當在禹上余幼時有一長老雜鯀湮水證說如此今視其地所大不然矣李白詩云黃河之水天上來蓋言其地形西高河若從天也

審勢编

燕岩氏曰遊中國者有五妄地閥相高本是國俗之陋習

有識之居國也且耻言兩班況以外藩之士姓反陵中州之舊族乎此一妄也中州之紅帽蹄袖非獨漢人耻之滿人亦耻之然其礼俗文物四夷莫當頗無寸長可與頡頏中土而猶以一撮之髻自異於天下此二妄也昔月汀尹公根壽奉使 皇明道逢御史汪道昆屏息路左瞻望行塵猶以為榮今函夏雖變而為故其天子之號未改也則閣部大臣乃天子之公卿也未必加尊於昔而有貶於今也奉使者自有見官之禮而耻吾公庭拜揖輒圖寬免遂成規例時有接遇亦以亢簡為故恭遜為辱彼雖不擧苛責安知不侮我之無禮乎此三妄也自知文字以來莫

不借讀于中州漢説歷代無非夢中占夢乃以切今之
餘習强作無致之詩文忽謂中土不見文章此四妄也中州
人士康熙以前皆 皇明之遺黎也康熙以後即清室之臣
庶也因將畫節於本朝遵奉法制若遇談論輸情外藩是
因當世之亂臣賊子也然而一遇中州之士見其誇張休澤則輒謂
一部春秋無地可讀每歎燕趙之市未見悲歌之士此五
妄也中州之士有三難一爲擧人則全史全经隨事辨證
百家九流旁涉源委酬畣如響不如是未足以爲士也此其
一難也寬雅嫺禮休休有容不施驕倨虛懷接物而不失
大國之體此其二難也小大遠近莫不畏法畏法故慎官

愼官故制度如一而四民分業莫不自修此其三難也東人

五妄實由中土之自侮然其自侮之實亦非中土之罪而

其因有之三難又非東人之所可得以侮之也昔陳慶之

自魏南還甚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自晉宋以來

號洛陽爲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戎狄昨至洛陽始知

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口不

能傳由是觀之世之洋茇學者今同情余在熱河與中州

士大夫遊者多矣而常深討難日知其所不識而至於時

政之得失民情之向背究術奇譎傳曰觀其禮而知其

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

也既無子貢之藝季札之知則雖使筆鏞十朋日陳於前
莫識政德之所出況泛論上古之律呂而悉能詳當時之
污隆哉然而不避其支離煩複之擅而終為他透問誕謾
之問者何也蓋中國之士性喜於誇學貴該洽出經入史
揮麈風發並我人類多未閑辭令或並於質難逞談當世
或自誇衣冠觀其愧服或直問異漢使人聽塞此等非
但彼所忌諱在我殊失爾自不細故將要得其觀心必由
贊大國之聲教先要於意勤示中朝之一體務遠其嫌一
則寄意禮樂自附典雅一則揚扢歷代毋過逼近境遜志
頌學道之縱談易若未曉使贊其心則眉睫之間誠偽可見

談笑之際情實可探此余所以略得其影響於紙墨之外也嗚呼中外道術陵遲天下之學不出于一而朱陸之分益將數百年互相訾謷疾如仇敵至　皇明季世天下學者莫不宗朱而爲陸者鮮矣及清人入主中國陰察學術宗主之所在與夫嘗習趨向之衆寡於是從衆而力主之陞享朱子於十哲之列而號於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學也遂天下洽然悅服者有之緣飾希世者有之所謂陸氏之學幾乎絕矣嗚呼彼豈眞識朱子學而得其正邪抑以天子之尊陽浮慕之此實急徒審中國之大勢而先據之鉗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何以知其然也朱子

尊中國而攘夷狄則皇帝當著論而斥宋高宗不識春秋之義討秦檜王和之罪朱子集註羣書則皇帝集天下之士徵海內之書爲圖書集成四庫全書號召天下而唱之曰此崇易之緖言而考亭之遺旨也其所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騎天下士大夫之項扼其咽而撫其背天下之士大夫卒被其愚弄區區自泥於儒文節目之中而莫之能覺也或曰淸人旣學中土之儀文而不變滿州之舊俗何也曰此足以見其情也彼將曰吾非利天下也吾爲明室復大仇雪大恥而天下無久曠之理則吾爲天下守中土若中土有主則吾知將卷而東歸故不敢變祖宗之舊制

也或曰彼所以自因舊俗則當矣奈之何擧天下而強循其法也曰此足以見其情也彼將曰帝王者同改軌一制度而已矣爲淸之臣子者當遵旹王之制不爲淸之臣子者不遵時王之制度亦東南開明必失天下而有事性喜輕浮而好議論則康熙六巡淮浙所以会沮豪傑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天下之患常在北虜則追其實服自康熙時築宮於熱河宿留蒙古之重兵不煩中國而以胡備胡如此則兵費省而邊防壯今皇帝身自統潔而居守之矣西番強悍而甚畏黃教則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迎其法師盛餙宮室以悅其心分封名王以析其勢此淸人所以制四海

之術也獨於中土似若無所用心然其心以為天下之小民薄其賦歛則安矣安知不反使乎我之帽服而不欲變我之制度乎但天下之士大夫頗無可安之術則姑尊朱子之學大慰遊士之心其豪傑敢怒而不敢言其鄙倭因時義而為身利一以会弱中土之士一以顯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殺而乾復於校讎之役非秦之燔燒而離裂於聚珍之局就隆以四庫全書板名之曰聚珍板嗚呼其愚天下之術可謂巧且深矣所謂贖書之禍甚於焚書者正指此也故中土之士往往駁朱不少顧憚如毛奇齡者或有謂之朱子之忠臣或有謂之有衛道之功或有謂之恩家作怨此等皆足以見其微意

也噫朱子之道如日中天四方萬國咸所瞻睹皇帝私尊
朱子而中州之士如此其恥之者蓋有所激於陽尊而爲
潔世之資耳故時借一二集註之誤以洩百年煩冤之氣
則可徵今之駁朱者果異乎昔之爲陸耳然而吾東之人
不識此意乍接中州之士其草草立談微譏朱子則瞿然
駭聽輒斥以象山之徒歸語國人曰中原陸學大盛邪說
不熄駭之者又不究本末若見此等談論先怒於心噫邪
文亂賊之討雖莫遠施於中土容默異端之過固難見恕
於士林罨溪花下步飲閱須忘等錄及鵠亭筆談因滋筆
花露爲此義例使後之遊中國者如逢肆然駁朱者知其

爲非常之士而毋徒作以異端吾其辭之微質有慚庶幾因此而得覩夫天下之大義也哉

夜出古北口記

自燕京至熱河也道昌平則西北出居庸關道密雲則東北出古北口自古北口循長城東至山海關七百里西至居庸關二百八十里中居庸山海而爲長城險要之地莫如古北口蒙古之出入常爲其咽喉則設重關以制其阨塞焉羅壁識遺曰燕北百里外有居庸關東二百里外有虎北口即古北口也自唐始名古北口中原人語長城外皆稱口外口外皆當時奚王牙帳按金史國言稱

留斡嶺乃古北口也盖環長城稱口者以百計緣山爲城而
其絶壑深澗呿呀窾陷水所衝穿則不能城而設亭鄣
皇明洪武時立守禦千戶所關五里余循霧靈山舟渡廣
硎河夜出古北口時夜已三更出重關立馬長城下測其高
可十餘丈出筆硯噀酒磨墨撫城而題之曰乾隆四十五
年庚子八月七日夜三更朝鮮朴趾源過此乃大笑曰乃
吾書生爾頭白一得出長城外耶昔蒙將軍自言吾起
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脈今
眎其塹山塡谷信矣哉噫此古百戰之地也後唐莊宗之
取劉守光也别將劉光濬克古北口契丹太宗之壓山南

也先下古北口女真滅遼希尹大破遼兵即此地也其取
燕京也蒲莧敗宋兵即此地也元文宗之立也唐其勢屯兵
於此撤敦追上都兵於此禿堅帖木兒之入也元太子出奔
此関趙興松明嘉靖時俺答犯京師其出入皆由此関其
城下乃飛騰戰伐之場而今四海不用兵矣猶見其四山圍
合万壑会森時月上弦矣毛嶺欲墜其光淬劍如刀發硏少
焉月益下嶺猶露殘尖忽変火色如兩炬出山北斗半揷
關中而蟲聲四起長風蕭然林谷俱鳴其獸嶂鬼巘刻
戟擁千而立河瀉兩山間鬪狠如鐵駟金鼓也天外有鶴
鳴五六聲清戛如笛聲長嘶或曰此天鵞也

我東之士生老死病不離疆域近世先輩唯金稼齋吾
友洪湛軒踏中原一隅之地戰國時七國燕其一也禹
貢九州冀乃一也以天下眎之可謂一隅之地而自元
皇明至今淸爲一統天子之都古之長安洛陽蘇子由
中國之士也猶自幸其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
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而後知天下之巨麗況
如我東之士一得巨麗之觀其所自幸當如何哉今余此
行乃有自幸者出長城至漠北先輩之所未嘗有也然
而深夜追程瞽行夢過其山川之形勝關防之雄竟未得
以周覽時微月斜照關內兩崖百丈壁立路出其中余

自幼旹膽薄性怯或晝入空室夜遇昏燈未嘗不髮動脈跳今年四十四其畏性如幼時也今中夜獨立於万里長城之下月落河鳴風凄燐飛所遇諸境無非可驚可愕可奇可詭而忽無畏心奇興勃勃公山艸兵北平虎石不動于中是尤所自幸者也所可恨者筆纖墨焦不能大書如椽且未及題詩為長城古事也及東還之日里中爭以壺酒相勞且問熱河行程為出此記聚首一讀競拍案叫奇

一夜九渡河記

河出兩山間觸石鬪狠其驚濤駭浪憤瀾怒波哀湍怨瀨

犇衝卷倒嘶哮獅喊常有摧破長城之勢戰車万乘戰騎萬隊戰砲万架戰鼓萬坐未足諭其崩塌潰壓之聲沙上巨石屹然離立河堤柳樹窅冥鴻濛如水祇河神爭出驕人而左右蛟螭試其拏攫也或曰此古戰場故河鳴然也此非爲其然也河聲在聽之如何爾余家山中門前有大溪每夏月急雨一過溪水暴漲常聞車騎砲鼓之聲遂爲耳祟焉余嘗閉戶而臥比類而聽之深松發籟此聽雅也裂山崩崖此聽奮也羣蛙爭吹此聽驕也万筑迭響此聽怒也飛霆急雷此聽驚也茶沸文武此聽趣也琴諧宮羽此聽哀也紙窓風鳴此聽疑也皆聽不得其正特胷中所意設而耳

爲之聲爾今吾夜中一河九渡河出塞外穿長城會楡
河潮河黃花鎭川諸水經密雲城下爲白河余昨舟渡白
河乃此下流余未入遼時方盛夏行烈陽中而忽有大河
當前赤濤山立不見涯涘蓋千里外暴雨也渡水之際人
皆仰首視天余意諸人者仰首默禱于天久乃知渡水者
視水洄駛洶蕩身若逆溯目若沿流輒致眩轉墮溺其仰
首者非禱天也乃避水不見爾亦奚暇默祈其須臾之命
也哉其危如此而不聞河聲皆曰遼野平廣故水不怒鳴
此非知河也遼河未嘗不鳴特未夜渡爾晝能視水故目
轉於危方惴惴焉反憂其有目復安有所聽乎今吾夜中

渡河目不眎危則危專於聽而耳方惴惴焉不勝其憂吾
乃今知夫道矣冥心者耳目不爲之累信耳目者眎聽彌
審而彌爲之病焉今吾控夫足爲馬所踐則載之後車遂
縱鞚浮河攣膝聚足於鞍上一墜則河也以河爲地以河爲
衣以河爲身以河爲性情於是心判一墜吾耳中遂無河聲
凡九渡無虞如坐臥起居於几席之上昔禹渡河黃龍負
舟至危也然而死生之辨先明於心則龍與蝘蜓不足大小
於前也聲與色外物也外物常爲累於耳目令人失其眎聽
之正如此而況人生涉世其險且危有甚於河而視與聽輒
爲之病乎吾且歸吾之山中復聽前溪而驗之且以警巧

於濟身而自信其聰明者

觀幻戲

是日鴻臚寺少卿趙先連聯椅觀幻余謂趙卿曰目不能辨是非察真僞則雖謂之無目可也然常為幻者所眩則是目未嘗非盲而視之明反為之祟也趙卿曰雖有善幻難眩瞽者目果常乎哉余曰弊邦有徐花潭先生出遇泣于道者曰爾奚泣對曰我三歲而盲今四十年矣前日行則寄視於足執則寄視於手聽聲音而辨誰某則寄視於耳嗅臭香而察何物則寄視於鼻人有兩目而吾手足鼻耳無非目也亦奚特手足鼻耳日之早晏晝以倦視

物之形色夜以夢睟無所障礙未曾疑乳今行道中兩目忽清瞖瞙自開天地寥廓山川紛錯萬物礙目辟於塞腦手足鼻耳顛倒錯謬皆失故常盼然忘家無以自還是以泣向先生曰向問爾相相僕自知曰吾眼既明用相何地先生曰還閉爾眼直地爾家由是論之目之不可恃是明也如此今日觀因非幻者非眩之實觀者自眩商趙卿曰若世言飛燕太瘦玉環太肥凡言太者已甚之辭也既論其肥瘦而輕加以已甚之辭則已非絕世之佳人後之帝之目獨眩于肥瘦之間世之善光明眼真定見久矣太伯之文身採葉因以奉也遜讓之深多吞炭幼以義者也

紀信之黃屋左纛幻以忠者也沛公其幻也撅張良其幻
也石田学以牛衫平呂学趙高以鹿瓦黃霸以雀孟嘗
君以鷄鳴尤之因銅以鐵額諸葛之幻木牛流馬王
莽之金縢請命幻之未成也曹操之銅雀分香幻之
破綻也祿山之赤心盧杞之藍面皆幻之拙者也自古
婦人尤能爲幻以褒姒之於幽也驪姬之於獻也犯尾人
神道設教之有然者無甚者於設教於堵阜之楊後
庭風之簫韶而不未能老信於負舟之蠢龍流屍之
赤烏自古神聖愚凡莫不省一番不可知之事或有嗜瘠
痂者或有好驢鳴者雖謂之幻可也雖謂之性亦可也幻

之爲孝也雖千變萬化無足畏者天下有可畏之幻大姦之似忠也口愿之類德也余曰胡廣之三公幻以中庸馮道之五代幻以明哲而笑中之有刀酷於口裡之吞鈎耶趙卿大笑而起

北鎮廟記

北鎮廟在醫巫閭山下背後千峰如展屛障前臨大野古環滄海廣袤城廡在膝下方石浮烟條青一對層塔逈白測其地形平坡暫敞數丈圓阜而俯仰天地無所畔岸日月出沒風雲交化皆於是中東面而視尺吳寸齊左我指端而但限目力有窮耳廟貌雄深魁傑不若是無以鎮海

嶽北方玄冥帝君並其從神皆袞冕佩玉而立嚴威儼恪
格人非心香鼎高一尺餘雕刻神姦鬼怪青翠入骨前置
漆缸可容十石爲四炷晝夜長燎舜封十有二山以醫巫閭爲
幽州之鎭夏商周秦皆因之禮視嶽瀆雖未知廟剏何代
而唐開元時封醫巫閭山神爲廣寧公遼金時始加王號
元大德中封貞德廣寧王 皇明洪武初止稱北鎭醫巫
閭山之神歲時降香祝有天子姓諱國有大典遣官告祭
今淸肇基東北故崇奉之典尤有加焉或云雍正皇帝爲
潛邸時奉勅降香旣祭之夕宿齋廬夢神人予帝一大珠
珠化爲日故登大位遂大修廟宇以報神賜廟前有五門

牌樓純石架起棟椽薨桷不資一木高四五丈結構之工
鏤刻之巧殆非人力所及樓左右石獅高二丈自廟门後
右石層階門左有寺庭有兩碑一曰万壽禪林一曰萬古
流芳寺坐五大金佛寺右有一门左鼓樓右鐘樓兩樓之
间又設三门前立三碑皆黃瓦閣二碑康熙帝撰并書
一碑雍正帝撰并書正殿碧琉璃瓦北壁題欝葱佳氣
雍正帝筆階上東西對設石爐高各丈餘東西設廊廡
數百间處後有空殿制如前處金碧璀璨而空無一物
後又有一處制如前殿有二像冕旒玉笏曰文昌星君
鳳冠珠帶曰玉妃娘娘左右兩童子侍之扁曰乩壇靈

區今皇帝筆自外門層階繚以白石之欄瑩膩似玉刻以
螭蛟圍繞廊廡階墄至于前殿建延曲折至于後殿望之
巍然一塵不動殿前後對列歷代宮碑簇立如葱畦所載
祭文皆為國祈祥之詞也宋延祐碑最久西角门有數
丈蒼壁曰補天石皇明巡撫張學顏筆又離一间刻翠
屏石出東門數百步有大石穹窿如龜曝刻曰呂公石又曰
會仙亭登其上醫巫閭扶輿磅礴之勢一擧目而盡得之
勿有一間小亭倚在巖下土階二等茅茨略剪蕭灑幽
夐怡然心樂相與小坐下君曰璧如監司巡省郡邑朝夕
供張無非山珎海錯膓薰胃腑厭飫嘔逆偶值一兒野

蔬欣然接味余笑曰此真醫者之言也趙君曰每於紅粉隊
中莫辨嫫威村畦野菲勿逢荊釵布裙不覺心目開霽
余曰此好色者之言也設如君等言今此土階茅茨導
天子兩種眼胃亦還坐廊廡下守廟有道士三人以三
柄扇三卷紙三九清心元為幣道士皆喜庭前桃子方
熟道士為摘一盤以餽衆隷爭趨林下披枝亂摘余呵
止莫能禁道士曰何必費氣餒則自止又謂衆隷曰任
君摘取莫傷枝留待明年每到時道士姓名李鵬號
逍遙館又稱餐霞道人庙庭有半枯古松皇帝甲戌
東巡時有詩題畀刻置巖間

姜女廟記

姜女姓許氏名孟姜陝西同官人也嫁范七郎秦將軍蒙恬築長城范郎隷役死於亡螺山下夢感其妻孟姜手製衣獨行千里探其存沒悉瘞于此望長城而淚化爲石或曰孟姜聞其夫死獨行收骨負而入海數日有石出于海中潮至不沒庭中有三碑所記各異而語多謊誕廟爲塑像左右列童男童女皇帝巡行宮去歲幸瀋陽時所歷行宮皆重修故金碧所在炫耀廟有文山手題柱聯望夫石刻皇帝舊題詩石傍有振衣亭唐王建望夫石詩非咏此石而地志望夫石一在武昌一

在太平亦未知王建所咏端在何地也且秦時未嘗稱陝姜者齊女之稱則謂許氏陝西同官人尤爲非是自行宮階上至姜女廟傍以石欄芳流遼海今皇帝筆也

将臺記

不見萬里長城不識中國之大不見山海關不識中國之制度不見關外將臺不識將帥之威尊矣未及山海關一里東向有一座方城高十餘丈周數百步一面皆七堞堞下爲圭竇可藏數十人圭竇共二十四城之下體又穿四圭竇以藏兵器下爲隧道以通長城之内譯輩皆稱汗所築非也或稱吳王臺吳三桂守關時從地道不時登此臺出號

砲則關內數萬兵一時吶喊聲動天地關外諸墩戍兵皆響應數時間彌亘遍千里矣與一行諸人憑堞縱目長城北走滄溟南盡東臨大野西瞰關裡周覽之雄無如此臺閑裡數萬戶街市樓坮歷歷如視掌紋無所隱蔽海上一峰尖秀插霄者昌黎縣文筆峰也眺望良久欲下而無敢先下者輒級岌嶪俯瞰莫不戰掉下隷扶擁無回旋之地勢甚狼狽余從西級下立於地仰瞰臺上諸人皆兢兢莫知所為蓋上臺時拾級而登故不知其危欲還下則一步目而眩不測所以生眩其崇在目也仕宦者亦若是也方其推遷也一階半級恐後於人或擠排爭先及致身崇高

攝心孤危進无一步退有千仞望絶攀援欲下不能千古皆然

山海關記

山海關古榆關王應麟地理通釋云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 皇明洪武十七年大將軍徐達移榆關於此築五重城名之曰山海關太行山北走為醫巫閭山舜封十二山曰醫巫閭為幽州之鎮東北為戎夏之界至關而大斷為平地前臨遼野右挾滄海禹貢所稱挾右碣石是也長城從醫巫閭山委蛇而下至角山寺峰巒皆有墩臺入平地

而置関緣長城行十五里南入于海溶鐵爲址而城焉上
置三簷大樓曰望海亭皆徐中山所築也初関爲甕城而
无樓甕城穿南北東爲門鐵関扉虹楣刻戚鎮華夷第二
関爲四層敵樓虹楣刻山海関第三関爲三簷樓立扁曰天
下第一関三使皆去蓋文武成班如入瀋陽時稅官及守備
坐関内翼廊黙閲人馬照準鳳城淸单大凡中國商旅亦
皆傳録姓名居住物貨名數詰姦防僞極爲嚴肅守備
皆滿人打紅傘蕉扇前列軍卒百餘佩劍十字街爲城四
面爲虹門上有三簷樓扁曰祥靄榑桑正雍帝筆也師
府門外坐石獅二高各數丈闤闠市井勝於盛京車馬

寂盛士女尤爲都冶其繁華富麗冶道莫比葢此爲天下
雄關而關以西漸近皇都故也自鳳城千餘里之間曰堡
曰屯曰所曰驛日徑數城而今驗之長城其設施建置莫
不效法於此関然皆兒孫耳嗚呼蒙恬築長城以防胡而
亡秦之胡養於蕭墻之內中山設此関以備胡而吳三桂開関
延入之不暇也當天下無事之日徒爲商旅之譏征則爲於
関不奚足云

襍錄

皇明天啓中倭攻琉球虜其王琉球太子載其國中世寶將
以贖父舟漂至濟州牧使某問舟中有何物太子以酒泉石漫

山帳對酒泉石形如瑪瑙中夾容一盞以清水貯之即交為美酒
湯山帳以海蛛綵染藻结造小張則可覆一屋大張則可覆一
山小而蚊蝇大而蛇虺莫能入牧使請之不許則遂嚴牢圍
船太守已石帳投之海中牧使盡籍船中所載遂殺太子太子臨
死咏詩曰堯語難分桀服身臨刑何暇訴蒼旻三良臨穴誰能
贖二子乘舟賊不仁骨暴沙場纏有草魂歸故國吊无親竹西
樓下滔滔水遺恨分明咽万春 此載李重煥擇地志牧使遺臺
系減死長流云余常疑此近 此果真也牧使之罪雖肆市
難贖其子孫如何長享富貴琉球中山王尚寧屢以書幣遞
付年至使甲申以後不復通問惜今行未遇海外諸使以昨貯

見幻戲酒泉石觀之則琉球酒石亦似幻術以閩人王三賓所言海蛛網虎爲真則漫山帳理或无怪

許生居墨積洞直抵南山下井上有古杏樹柴扉向樹而開艸屋數間不蔽風雨然許生好讀書妻爲人縫刺以糊口一日妻甚饑泣曰子平生不赴擧讀書何爲許生笑曰吾讀書未熟妻曰不有工乎生曰工未素學奈何妻曰不有商乎生曰商無本錢奈何其妻曰恚且罵曰晝夜讀書只學奈何不工不商何不盜賊許生掩卷起曰惜乎吾讀書本期十年今七年矣出门而去無相識者直之雲從街問市人曰漢陽中誰最富有道卞氏者遂訪其家許生長

揖曰吾家貧欲有小試願從君借万金卞氏曰諾立與萬金客竟不謝而去子弟賓客睨許生丐者也縧條穗秡筆屨跟頹笠挫袍煤鼻流清涕客既去皆大驚曰大人知客乎曰不知也今一朝浪空擲黃金於生平所不知何人而不問其姓名何也卞氏曰此非爾所知凡有求於人者必廣張志意先耀信義然顔色媿屈言辭重複彼客衣屨雖獘辭簡而睨傲容无怍色不待物而自足者也彼其所試術不小吾亦有所試於客不與則已既與之万金問姓名何為於是許生既得萬金不復還家以為安城畿湖之交三南之綰口遂止居焉棗栗柿梨柑榴橘柚之屬皆以倍直居之許

生權果而國中無以讌祀居頃之諸賈之獲倍直於許生
者反輸十倍許生喟然歎曰以萬金傾之知國淺深矣吕
刀鎛布帛綿入濟州悉收馬鬉鬣曰居數年國人不裸頭
矣居頃之網巾價至十倍許生問老篙師海外豈有空嶋
可以居者乎篙師曰有之常漂風直西行三日夜泊一空嶋
計在沙門長崎之間花木自開菓蓏自熟麋鹿成群游
魚不驚許生大喜曰爾能導我富貴共之篙師從之遂御
風東南入其島許生登高而望悵然曰地不滿千里惡能
有爲土肥泉甘只可作富家翁篙師曰島空無人尚誰與居
許生曰德者人所歸也尚恐不德何患無人是皆邊山群盜數

千州郡發卒逐捕不能得賊群盜亦不敢出剽掠方饑困許生入賊中說魁帥曰千人掠千金所分幾何曰人一兩耳許生曰亦有妻乎群盜曰無曰爾有田乎群盜笑曰有田有妻何苦爲盜許生曰審如是也何不娶妻樹屋買牛耕田生無盜賊之名而居有妻室之樂行无逐捕之患而長享衣食之饒乎群盜曰豈不願如此但無錢耳許生笑曰爾爲盜何患無錢吾能爲汝辦之明日眺海上風旗紅者皆錢船也恣汝取去許生約群盜既去群盜皆笑其狂及明日至海上許生載錢三十萬皆大驚羅拜曰唯將軍令許生曰惟力負去於是群盜爭負錢人不百金許生曰爾等力不足以擧

百金何能為盜今爾等雖欲為平民名在賊簿無可往
矣吾在此俟汝各持百金而去人一婦一牛來羣盜曰諾
皆散去許生自具二千人一歲食以待之及羣盜至無後者
遂俱載入其空島許生權盜而國中無警矣於是伐樹為
屋編竹為籬地氣既全百種碩茂不菑不畬一莖九穗
留三年之儲餘悉舟載往糶長崎島長崎者日本屬
州力三十一萬方大饑遂賑之獲百萬許生嘆曰今吾
已小試矣於是悉召男女二千人令之曰吾始與汝等入
此島先富之然後別造文字刱製衣冠地小德薄吾今
去矣兒生執匙教以右手一日之長讓之先食悉焚他船

曰莫往則莫來投銀五十萬於海中曰海枯有得者百万無
所容於國中况小島乎有知書者歟與俱出曰爲絕禍於
此島於是遍行國中賑施與貧無告者銀尚餘十萬曰此
可以報卞氏往見卞氏曰君記我乎卞氏驚曰子之容色
不少瘳得無敗萬金乎許生笑曰財粹面君輩事爾萬
金何肥於道哉於是以銀十萬付卞氏曰吾不耐一朝之
饑未竟讀書慙君萬金卞氏大驚起拜辭謝願受什一
之利許生大怒曰何以賈豎視我拂衣而去卞氏潛踵之
望見客向南山下入小屋有老嫗井上澣卞氏問曰彼小
屋誰家嫗曰許生員宅貧而好讀書一朝出門不返者已

五年獨有妻在祭其去日卞氏始知客乃姓許嘆息而歸
明日悉持其銀往遺之許生辭曰我欲富也棄百万取十
萬乎吾從今得君而活矣孰肯以財勞神卞氏說許生百
端竟不可奈何卞氏自是度許生匱乏輒身自往遺之許
生欣然受之或有加則不悅曰君柰何遺我災也以酒往
則益大喜相與酌至醉既數歲情將日篤嘗從容言五歲
中何以致百萬許生曰此易知耳朝鮮舟不通外國車不
行城中故百物生于其中消于其中矣千金小財也未足
以盡物然析而十之百金十亦足以致十物物輕則易轉
故一貨雖絀九貨伸之此常利之道小人之賈也夫萬金

足以盡物故在車專車在船專船在邑專邑如絅之有冐
括物而斃之陸之產万潛停其一水之族萬潛停其一翯
之材萬潛停其一〻皆潛藏百貫皆涸此賊民之道也後
世有司者如有用我道必病其國卞氏曰子何以知吾出
万金而來吾求也許生曰不必君與我也能有万金者莫
不與也吾自度吾才足以致百万然命則在天吾何能知之
故能用我者有福者也必富益富天所命也安得不與既
得万金憑其福而行故動輒有成若吾私自與則成敗
亦未可知也卞氏曰方今士大夫欲雪南漢之耻此志士
搤腕奮智之秋也以子之才何自苦沉冥以沒世耶許生

曰古來沉冥者何限趙聖期拙修齋可使敵國而老死布
褐柳馨遠磻溪居士足繼軍食而逍遙海曲今之謀國政者可
知已吾善賈者也其銀可以市九王之頭然投之海中而來
者無所可用故耳卞氏喟然太息而去卞氏本與李政丞
浣善李公時爲御營大將嘗與言委巷閭閻之中亦有奇
才可與共大事者乎卞氏爲言許生李公大驚曰奇哉眞
有是否其名云何卞氏曰小人與居三年竟不識其名李
公曰此異人與君俱往夜公屛騶徒獨與卞氏俱步至
許生卞氏止公立門外獨先入見許生具道李公所以來
者許生若不聞者曰趣解爾所佩壺相與歡飲卞氏閔公久

露立數言之許生不應既夜深許生曰可召客李公入許
生安坐不起李公先所指形乃叙述國家所以求賢之
意許生揮手曰夜短語長聽之太遲汝今何官曰大將許
生曰然則汝乃國之信臣我當薦臥龍先生汝能請于
朝三顧草廬乎公低頭良久曰難矣願得其次許生曰
我未學第二義固問之許生曰明將士以朝鮮有舊恩
其子孫多脫身東來流離惸鰥汝能請于 朝出宗室女
遍嫁之奪勳戚權貴家以處之乎公低頭良久曰難矣許
生曰此亦難彼亦難何事可能有最易者汝能之乎李
公曰願聞之許生曰夫欲聲大義於天下而不先交結天

下之豪傑者未之有也欲伐人之國而不先用諜未有
能成者也今滿州巡而主天下自以不親於中國而朝
鮮承先他國而服彼所信也誠能請遣子弟入學遊
官如唐元故事商賈出入不禁彼必喜其見親而許
之妙選國中之子弟薙髮胡服其君子往赴賓學
其小人遠商江南覘其虛實結其豪傑天下可圖而
國耻可雪若求朱氏而不得率天下諸侯薦人於天進
可爲大國師退不失伯舅之國矣李公憮然曰士大夫
皆謹守禮法誰肯薙髮胡服乎許生大叱曰所謂士
大夫是何等也産於彝貊之地自稱曰士大夫豈非騃

乎衣袴純素是有喪之服會撮如椎是南蠻之椎結也何謂禮法樊於期欲報私怨而不惜其頭武靈王欲强其國而不恥胡服乃今欲為 大明復讎而猶惜其一髮乃今將馳馬挈劍刺鎗彈弓飛石而不交其廣袖自以為禮法乎吾始三言汝無一可得而能者自謂信臣信臣固如是乎是可斬也左右索劒欲刺之公大驚而起躍出後牖疾走歸明日復往已空室而去矣

或曰此皇明遺民也崇禎甲申後多來居生者或有其人則亦未必其姓許也古傳趙判書啟遠為箕營監司巡到青松路左有二僧相枕而卧前騶至呵之不避鞭使

之不起衆捽曳之莫能動趙公停轎問僧何居二僧起
坐蓋偃蹇睥眈良久曰汝以虛報趨勢得方伯乃復示
耶趙視僧一赤面而圓一黑面而長諮殊不凡乃下轎
欲與語僧曰屏徒衆隨我來趙行數里喘息汗流不
止顧小憩僧罵曰汝平居衆中常大言身被堅執
銳當先鋒為 大明收讎雪耻今行數里一步十喘
五步三憩尚能馳遼薊之野乎至一巖下因樹為屋
積薪而宿處其上趙渴求水僧曰此貧人又當饑也
出黃精餅以饋之屑松葉和礀水以進趙嚬蹙不能
僧復罵曰遼野水遠渴當飮馬溲而僧相持痛哭

曰孫老爺孫老爺問趙曰吳三桂起兵滇中江浙騷然汝知之乎曰未之聞也兩僧歎曰身為方伯天下有如此大事而不聞不知徒大言得官耳趙問僧是何人曰不必問世間亦應有知我者汝且少坐待我我當與吾師俱来與汝有言兩僧俱起入深山少頃日沒僧久不返趙待僧至夜深中動風鳴有虎鬪聲趙公大恐幾絕已而翌明燎炬尋監司而至趙狼狽出谷中久之居常悒悒恨于中也後趙問于尤庵宋先生先生曰此是明末總兵官也常作我以爾汝者何先生曰自明其非東國緇徒也積薪者卧薪之義也哭必呼孫老爺

何先生曰似是太學士孫承宗也承宗嘗睎師山
海關兩僧似是孫之麾下士也

夢玉曰敢問太古之世亦有道學之可說歟繼曰造書契以前無可桵之明蹟然道之大原出于天斯有天便有道故伏羲得之而畫八卦炎帝得之而首農政黃帝得之而懋實德少昊得之而諧神人顓頊所以平亂𠙦帝嚳所以治執中堯以之格于上下舜以之升聞玄德禹以之敷四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三聖人相傳之心法也傳之湯而聖敬日躋傳之文王而丕顯厥謨傳之武王而丕承其烈由武王以上上而為君故

其道行位天地而育萬物撫銅渾而調玉燭不言而四時信無為而萬品化焉箕子得之敘洪範周公得之而制周禮孔子得之而作春秋孟子得之著七篇及周之衰聖道寖微駸駸然入於長夜欲以誘之利以導之也有談天者也有雕龍者堅白而同異者微中而解紛者或縱横之或火燒之或干戈之漢有仲舒而說之不博唐有韓愈而論之不精千有餘年斯文之正脉絶乎墜地然而道無終否之理故香孩膺命奎運回泰程子出焉而尋墜緒朱子出焉而倡絶學箕子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家鉞於三綱笙簧於五典関石和白託

王章於空言禮樂刑政立聖制於虛位噫窮天地亘萬古
而君〻臣〻父〻子〻夫〻婦〻免於禽獸之域者伊誰
之力也微聖人吾其被髮左衽乎敢問高明於是非之論
應有檃栝者矣異端之所以異於聖道何也夢玉對曰天
道脈〻豈不大哉死生有限治亂多門故不能無言於有
限之物亦不能無歧於多門之事執拗自高之徒橫議於
聖人槼程之外背馳仁義之說立異道義之論陰壞聖道
別開邪徑使天下愚蒙奴主於彼此之間故老氏尚玄牙
煦於仁義希夷於聞見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倡爲芻狗槖
籥之說谷神玄牝之論今其言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

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所謂道德經五千餘言者即其書也莊氏貢憤蝸角於乾坤鼠肝於人物毫恭同體彭殤齊壽倡爲巨盜揭篋之說力士負舟之喻語脉機鋒如禪家頓宗而未甞不跌宕未甞不戲劇然而陳同甫曰天下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此書郭子玄曰此書不經而爲百家之冠夸柔矯抗雖若侮孔氏誚諸子而其寔陽擠而陰護者也所謂南華經四十八篇即其書也列子好誕騁馭風之智辨蕉鹿之訟老成子學幻之說公輸子刻鳳之譬巧湊於存亡之機愚弄於賢愚之際今其言曰凡盈天地間者初無定位初無宗跡綿綿若存用之不

動故自生自化自消自息此皆老莊之餘術而尤爲吊詭者也佛氏寂滅空生於大覺之中心歸於至靜之地故曰大道不難惟嫌揀擇又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以慈悲爲心而善誘衆生以因果爲法而栖心淨土故其詩曰兩箇泥牛闘入海直向如今無消息又曰忽聞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其禪悟至玅之境也故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所謂大藏經五百四十函此其書也楊氏之毛過於爲我而有無君之失墨氏之頂過於兼愛而有無父之失故同室有闘而不知纓冠鄉隣有闘而不知閉戶者也告子之仁內義外誤見於栝棬湍水之理楊子之

混善混惡任入性有三品之說申韓託黃帝而刱說刑名
宋富壞墻之喻楚賈賣珠之論莫非刻於規利壞於治仁
故其言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所謂說難孤憤等編即其
書也陳許假神農而傅會虛偽賢君饔飧之治市價不貳
之法莫非務小惠而妨大德昵私情而昧大理故其法合
精粗而平價比居民而并耕者也陳李之義利雙行陸李
之文質相蒙莫非別立門戶自成一家之則也豈若吾道
正〻方〻蕩〻平〻大小精粗無不合理底大頭腦也敢
問九經各自有入門一款大宗旨大經領亦可一〻歷陳
耶陳生曰大學是為學之綱領不先乎太學無以提挈綱領

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極中庸之
歸趣大抵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也論
語之言無所不包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體
驗充廣之功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也孟子之書明白
親切無甚可疑而段段痛切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也中
庸之書溫潤嚴明如美玉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字讀
中庸者毋跂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
會其歸必戒謹乎不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也詩之爲經
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故本之二南
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

於頌以要其止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也尚書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學禮先看儀禮〻〻載其事禮記明其理大抵禮儀三百便是禮儀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三千如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立如齋之類小節有三千條也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備焉易之爲書文學之祖義理之宗伏羲畫卦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爲卜筮說孔子方說從義理去凡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中之綱領開卷第一義也所謂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

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無爲而爲有爲之主無形而爲有形之主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大極也寔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以其無氣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也太極生兩儀〻〻生四象〻〻生八卦〻〻生十六〻〻生三十二〻〻生六十四卦生〻不已變化無窮矣大抵聖經蘊奧處固不敢硬揣勇荷而傑於高明當退一步低一頭耳竊聞學射者先學彀率論琴者先論曲譜獨於文章豈無程式之可言歟夢玉對曰錢體成圓屏體成方鉤形尚曲箸形尚直擅巧分門各成體格故郛

庙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而肅朝會之詞大而雝公讌
之詞樂而法樂府雄高而尚氣楚騷深永而尊志垓下之
歌出自流離萁豆之詩成於草章而並自奇工深情素志
激而成言此乃文章之權例也文之流曰書奏說策辨論解
錄傳序記跋也詩之流曰賦頌銘賛誄箴行吟題怨嘆篇
操引謠謳歌曲詞調也三言始於夏候湛四言始於帝庸
作歌五言始於蘇李六言始於谷永七言始於柏梁九言
始於高貴鄉公四六起於王駱各分一本體有萬殊故詩
言志而綺靡賦陳事而瀏亮碑敘德而文質相半誄陳哀
而悽惋爲主銘以示後故博約而溫潤箴以陳戒故頓挫

而清壯頌彬蔚而褒述功德論精微而評議得失奏體平徹
而閑雅說體偉燁而譎誑辨者辨其是非善於分析解者
解其疑惑而貴於明白録者所以條列事實傳者所以歷
敘名蹟贊以美其儀範序以宣其志意記貴簡練而述其
覩覽踐奇古奇而評其著述策經論而貴激昂書信息而
致情曲其餘各體區分而類别者莫不有柯則而若夫詩
者百文之宗萬物之户也故有難合回文遺除六甲嵩砧
雜組謎字卦名鍼穴將軍鳥獸草木之體有平頭上尾蜂
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病有正名同類連珠雙聲
連綿雙擬扇格回文隔句響字之對詠造化則陰陽失其

栱衡詠山河則流峙失其標格詠物色則戲仞失其運用
方其吟詠鼓舞之際情隱於未抉思泯於未抽怔〻怦〻
絳而未形翳〻軋〻感而未通收視反聽涵憲空情雷霆
震之而不惧魑魅促之而不驚反其情與物構形與神通枯
而成句屬而成章籠天地於形內挫万物於筆端歛情於
死間而人不病其拘放情於六合而人不責其蕩壯哉文
垣之氣帥也豈可以淺見庸舌容易說去哉耳夫書法屢
变其體不一周禮保氏有六書之灋一曰象形二曰指事
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也自蒼頡鳥跡
書以降凡五变曰古文曰籀曰篆曰隸曰草散出爲各種

體格曰鍾鼎篆蝌蚪篆隸書龍書垂露篆懸針篆鵠頭篆鳳尾篆印篆璽篆奇字篆飛白篆瓔珞篆玉箸篆倒薤篆九節篆垂雲篆等體不一其規而自小篆散而八分（漢王次仲所作）生八分破而隸書（秦程邈所作）出隸書流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益不足觀也歐陽詢八訣云丶如高峯墜石乙如長空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乀如嶺松倒折落掛絶壁亅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截斷之角乀如一波常三過筆此書法之綱領也盖字音有七一曰角牙音（皆字狀字之類）二曰徵舌音（池字治字尼字之類）三曰商齒音（之字齒字時字之類）四曰羽唇音（非字皮字眉字之類）五曰宮喉音（異字犀字

之類 六曰變徵半舌音梨字之類七曰變宮半喉音而字之類也音有
淸濁曰全淸江字東字之屬曰次淸吁字厌字之類曰全濁豪字在字之屬曰不
淸不濁王字明字之屬此所以協音律而正雅樂者也

洋州知府重修望雲樓設大宴以落之樓在橫湖之上竹
塢蓼嶼森羅列在眼望月臺涵虛亭週遭相通園池凡三十
餘所而此樓爲最焉知府卽令肩輿請夢玉〻〻再三固
辭不得已詣焉知府迎之上座與之周覽棟宇之制四阿
츤하軒敞八龒門踈朗沇櫺欂風마하對〻垂飛鳳之翼編竹
欞星셔샹雉叉〻開老虬之眼刻華藻於侏儒하더樓梧相撐

飢者學飽

終是朝鮮人故夢所

徵文石於甀甗熡爛成章知府衣四襟之衫(장의)扂唐巾(탕건)

揮扇香消遥於其上有襤褕(褙子)而昵侍者有股褶(동저구리)而

聽令者帍裙(휘건치마)而跪者進酒之婢也勒帛(纏帒)而趍者奉

盤之奴也須臾衆賓亭坐大托具進彈水陸之品極飛走

之味婁護五侯之鯖(부븨옴)百和咸齊頡老骨董之羹(잡탕)五

味俱存鸞髀猩唇髦殘象白羅八珍於案上黃鮐丹鶄霜

鵝露鵠經九沸於鼎中海東之魚菜塞北之羊酪南蠻之

醴酏西域之蒟醬東西南北之美饌春之花餻夏之水團

秋之蜜餅冬之駞酥春夏秋冬之珍羞蟹足窮窄鎗鐺(노고)

煎郭索之湯(계탕)豕腹膨脝銅銚(조오)進蕩平之菜粔籹(散子)染

見亦多朝鮮物色

鴈紅之筧(강남 비름)餶飵(강정)粘金粟之粒長而紅者謂之麥花短而窄者謂之水菜蜜果沙果中桂蓮根正果栢子朴散等物形形色色沙餈(산승)輕團椰子饅餡龍眼水茶各種奇妙妙淇園之竹瀝衡陽之橘餅越裳之桂蠹朝鮮之竹蛤非土産而何來錦色之梨赤葶之栗鷄頭之炎牛仍之柿非時果而亦進熱膏之湯熾榾(골)柮(돌)(새발등 별솟)而方沸笠骨之炙載從(과)籬(적쇠)而初熟至於酒品則頃刻而成者謂之遂速支離而醉者謂之千日三重酎一宿醨謂酒家之新方二経爵三雅盃備陶人之妙制清濁俱進清曰醥而濁曰醠厚薄兼全厚曰醲而薄曰醨荆南之烏程暖休休而不

醉豫北之竹葉聲蓬蓬而入腦勁者謂齊物論椒而醮
唇和者謂養生主薇露灌頂西凉葡萄之味憶楊妃之潤
肺西河枸杞之方聞仙女之引年甜而辣者釀桂糖而為
酒烈而香者雜梨薑而成膏洞庭春雲安春以山水而得名
桃花酒蓮葉酒以花卉而稱美箕都之紅露一盞郎醺人
海関之白酥三椀不過崗紅消散碧英膏乃消息之良劑玉
蘂茶蘭英酒亦解醒之妙方其餘鏾子쳘邊饋餾之氣卓
飽ᄉ뎌上飣餖之饌不可殫述已而嘖嘖之聲既訖僛僛之
容方作茗芋而欲眠者酕醄而亂酗者謑倮不正者箕詬
無節者箇箇摹景不得耳知府即命大張音樂兼進奇戲

做得句天

夢

諸物以爲歸喜之具兩行珠翠環階立一派笙歌下堂來歌的是春踏〻山有花將進酒子夜吳團弄得燕語鶯聲舞的是醉回〻活觀音柳青娘鮑老兒句引得蜂狂蝶亂也有於〻聲金者也有鼕〻伐鼓者琴韻清圽宛是臨水瀉灘之調笙音寥亮端的繞花出洞之聲太平簫三難之曲爲君難爲臣難九里笛簫回心之曲一聲高一聲低伽倻琴步虛之詞仙女傳腔唐琵琶歸鴈之操鸞入斷腸奚琴細篥之節拍橫笛牙箏之間奏莫不賡夔調律晋曠理音已而雜戲繼進伐鼓(북춤)而舞者四抱齊動之也棹船(배따라기)而歌者萬頃滄波去也回旋龍戲珠繞畫扇(고무락춤)而蹲〻獨鶴朝天抱

花灯而翩〻青桶帽矮矬樂工誦悔懺也將脚踏潑戲褉
腠胖優人按格範只把頭搖角抵씨름相撲之戲鶱鶱脚玉
環步齊聲唱采撞竿효셔쟝이倒掛之技蜘蟵足水蟹步莫不
絶倒黒漆幞頭傀儡子골또箇〻面是背非綠藍裙子優婆
塞사당這〻雲情水性列立而踢毬제기者飛兩脚誓不落地
分隊而拔河줄달히기者奮臂腕誓不讓人巧於藏鉤풍겸질者
執玉鞭而鉤在若箇善爲精枚머쿠질者握銀子而枚數幾
何輕身而樓隱者迷藏숨박국질之兒也尖口而辯慧者謎謎
수지벼기之童也蹔기금좃기者彳亍而迤行拏손등치기者叉爪而旁
拏也有投壺貫耳橫矢之節也有圍棊擭関排拶之法象

棋장긔之車馳馬奔陸傳雙陸之呼五嗖白骰飛子骨牌之拈兩々
白鷗飛踈而鐵兒두전之投二水中分白鷺洲其餘山棚水嬉
坐部立部詭異之觀浮靡之音不可勝記知府曰今日不
可無大雅之佳作以賁華扁大雅請留六偉之製夢玉沉
吟一盞茶時即援筆而寫進曰
迷夫龍伯遷都奠水國於軫野工倕運智翼仙搆於鬲
維晶盤湧螺一片嶼浮來何處彩霧嘘蜃百層樓起於
空中蘊仙訖雪堂之功勝子增岳樓之制仍舊以葺其
新孔嘉太守桂籍芳名翁班雅望子賤三月之化乳翟
咨徽士元百里之才威鳳栖棘金章動色遙映祝融之

遺墟玉佩揚聲下臨銀潢之左界九四節物色盡入品
題民稱風流太守三十所池園都歸管領自謂江山主
人鴻儒碩士與共遊芝蘭之室遷客覊人多會此榕橋
其鄕治化則百里同俗千里同風遊賞則五步一樓十
步一閣盖聞滕閣鎮南昌之府桂殿蘭宮君山壓洞庭
之湖銀臺金闕既有湖山遊覽之所則詎無樓坮壯麗
之餙乎顧菀土好事者絶無惟此樓营構也已久踈椽
敗壁閱百刧之星霜繡户紋窓飽三江之風雨丹青剥
落老可盡筠之壁無徵庭宇荒凉芝師玩月之簾安在
不有昜榱之新制何安攬勝之象賔於是召匠鄧寒寫

材荊蜀斫瓊樹而成樑輸般揮鑿壞鈇山而鑄釘昆吾
鎔爐綺綴流星超黃埃而煒燁璇題燭日掉青天而穹
崇文彙斯飛斗拱宿五湖之霧尺蠖成響翼廂納七澤
之風文士所以會同過客所以來憩璇霄引弄玉之簫
仙禽在棟花辰奉青蓮之硯玉女憑欄訪風景於崇
阿鸚花富貴極娛遊於暇日泉石膏肓爰設濟勝之
需俾盡歡喜之具瓊廚炊玉飯浙東之長腰金盤堆銀
膾槎頭之縮頸班擸輸五雲之綠盛姬傳鬟玉龍駝九
霞之樽麻姑送酒神犂理曲琴削龍門之絲桐潘岳調
腔笙刻汶陽之碧篠搊多之瓊林之貢額遂忝玄卿之

勒銘蛇神衒技於王樓既承優許鶯戯偎及於草舍敢
竭鄙誠一言恭疏六律齊唱
阿郎偉拋樑東曉聲敲日聽隆〻 紅光直破湖心出未
信烏輪自海中 阿郎偉拋樑南匡廬一髮翠如藍
山偃蹇如高士夢裡應尋惠遠菴 阿郎偉拋樑西碧
桃花落海風低延聞金母頭成雪多事周王八馬蹄
阿郎偉拋樑北夜踏湖光禮斗極欲要上元陳素誠神
光離合固難測 阿郎偉拋樑上閶闔晴開秩蕩〻臯
是青童迎赤松空中忽聞步虛響 阿郎偉拋樑下九
烟青冪齊州野三公不換此江山薄暮西岩見漁者

伏願上樑之後人并二難地具四美壺中日月鎮長春於酒人鏡裡山川逺作主於文士筆硯供江湖之月白鷗點破碧琉璃几案生吳楚之烟赤烏擁出紅瑪瑙垂百代名蹤不朽閣千秋樓顏如新

左海之堧有小中華焉槿其花(無窮花)鰈其魚(比目)析木其分也東至大瀛南至耽羅西至浿江(鴨綠)北至西倘羅名山曰金剛摩尼漢拏中國所謂三神山 靈異之事神熊降檀而桓因(帝釋)誕化檀君(所生)靈鵲隨櫝而慈充(巫也新羅南解王之)楣錫姓藏石僧也而生化為佛綵竹女也而幻生於鹿

女薔薇之顛薦香帷是耶非耶之言薛聰 金庾信之授訣石窟人也鬼也新羅時 黃生夢爲開闢之主出芝峯類說 愚僧乡入石竇之國出箕野瑣錄

書之大小長短之體方圓邪正之象一大口天乾之體二小口示地之神東字長日初出而朝景最長西字短日將沒而日景最短口字四畫而方取義於四極之方正心字五畫而圓取義於五行之圓滿朋字邪小人朋比而終歸於邪黨字正君子黨錮而終歸於正

天圓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地廣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物之至大至小鳥之至大天池之鵬至小東海之鷦鷯魚之至大北溟之鯤至小南瀕之蝦寄於石髮人之至大汪罔氏之長三十尺至小僬僥氏之長三尺言之至大文康之轉天輪而凋三光至小宋玉之膾虱肝而能九族 樓於蚊睫此四字當在於鷦鵬之下

人之骨節三百六十毛孔四萬八千耳目鼻耦孔而象坤口臍肛奇孔而象乾鼻口之間謂之人中 居奇耦之間

象數之不齊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

也有根活者胎生類以實生者卵生類菱芡濕生者也
芝菌化生者也有雌無雄魚鱉也有雄無雌蜂蠆也龜
耳息牛鼻聽龍蜃飛而無翼鵝鴨翼而不飛陽鳥之飛
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卧起自前足
牛之卧起自後足鹿豕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橫行夔鍾
却行率然頭行蠖屈伸行食而不飲者蠶也蠶之壽五
十日而果飲而不食者蜩也蜩之壽三十日而化不飲
不食者蜉蝣也蜉蝣之壽朝生暮死夔一足貍兩足馬
足蜘蛛六足螯蟹八足蝍蛆四十足蚿百足帶無足無
者不資於有少者不資於多 馬字下當有四字

氣化之不同西嵩之鶂感風而孕觚竹之鵾感星而孕嘉
之鳥感風水而孕扶桑之搖光感日而孕此皆不情而
感不交而生者也婆羅樹則中空廣藤竹則中實玉必
沈水而貴浮玉於西羌羽必浮水而琛沒羽於焦僥沈
香木投積水則沈中冷泉感錫兕則淺金不能切玉而
昆吾刀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雀化為
蛤羽而甲也蛇化為龜鼇而介也雉化為蜃羽而鱗也
田鼠化為鴽毛而羽也朽麥化為蝴蝶無情而有情也
山蚯化為石合有情而無情也　陵此字當在嘉字下
一物之一善蜂蟻之忠虎狼之孝雎鳩之別雉善聽狼善

視狐善疑猶善豫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之虛實蜣善
丸螽善織蟻善知雨鳶善知風蜘蛛善經綸